



英语文学文库

上海外国语学院新西兰研究中心 著译精选

【新西兰】约翰·马尔根著

聂振雄译

孤独的人

• 英语文学文库 •

上海外国语学院新西兰研究中心

著 译 精 选

孤独的人

(新西兰) 约翰·马尔根 著

聂振雄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Man Alone

John Mulgan

本书根据新西兰朗曼·保罗图书公司1972年版1975年第14次印刷本译出。

· 英语文学文库 ·
上海外国语学院新西兰研究中心著译精选

孤 独 的 人
(新西兰) 约翰·马尔根著
聂振雄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外国语学院内)

上海虹口欧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787×960 毫米 1/32 8.75 印张 153 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81009—395—9/I·030

定价：3.00元

《孤独的人》——新西兰文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作品

有的作家，生前也许著作等身，名噪一时，但是百年之后却很快湮没无闻，被人遗忘。有的作家，也许不幸早夭，身后只留下一、两本书，却因此名垂青史，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西兰小说《孤独的人》的作者约翰·马尔根，也许就属于这一类作家。

约翰·马尔根1911年1月生于新西兰克赖斯特丘奇城。父亲艾伦·马尔根是名重一时的文学编辑、诗人和作家。母亲马格丽塔·皮克米尔是奥克兰大学学院1902届拉丁语和英语专业的高材生，不但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而且热衷时政。约翰·马尔根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自然深受熏陶。如果说他自小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对于文学的兴趣，那么他更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关心社会、善于思考的秉性。1905年，马尔根全家迁往新西

兰第一大城奥克兰，约翰·马尔根先后就读于市郊莫思加渥一所小学和奥克兰语法学校。1930年，他考入他母亲的母校奥克兰大学学院，主修的课程也与他母亲当年一样——英语和拉丁语。在大学学习期间，他不但聪颖过人，成绩优异，而且热心社会活动，曾任奥克兰大学学院学生会副主席和学生会出版物编辑委员会主席。1932年，他亲眼目睹奥克兰大骚乱，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不但对新西兰的严酷现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如果追溯一下他后来创作《孤独的人》的动因，恐怕这时就已播下了种子。1933年，他因卷入新西兰那场有名的“言论自由”大辩论，意见与校方权贵相左，结果失去了罗兹奖学金的提名资格。这对年轻的马尔根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刺激。于是他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去牛津大学深造的宿愿。他于同年取得文学学士学位之后，向他父亲借了一笔钱，孤身一人远渡重洋，进入了英国牛津大学考尔顿学院。从此以后，直至1945年4月25日在开罗自杀身亡，他一直未能重新踏上新西兰的土地。但是，在他以后的生涯中，不论他身在何处，他的祖国新西兰一直是他魂牵梦萦之地，是他思考的中心，是他创作的动力和灵感的源泉。远离新西兰，反倒为他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使他能够以整个世界为背景，对新西兰进行更加冷静和客观的思考。他后来之所以能够创作

出《孤独的人》这样一部不但深刻地反映了新西兰现实而且也深刻地反映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现实的作品，与此不无关系。

1935年，他应牛津大学出版社之邀，担任该出版社见习编辑之职。在他的编辑生涯中，他编选了一部《自由诗歌选》，并曾负责《牛津英国文学词典》和一部英国文学简史的编辑审校工作。这时的世界局势，已呈山雨欲来之势，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马尔根虽然身在欧洲，却更加惦念自己的祖国。1936年3月，他开始以《电讯稿的后面》为题，为《奥克兰星报》撰写专栏文章，以促进新西兰人对于当时世界大势的了解。这时期的马尔根，不仅显示了新闻写作的才能，而且也显示了他对世界形势的洞察能力。1936年8月，他曾写道：“一场不可收拾的自相残杀的战争，恐怕非常有可能爆发——也许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场战争里，将无人能取得胜利。我们都将参与到这场战争里去——知道这场战争不可避免，同时也不会忘记这场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并且希望能够幸存，从而能够在废墟上建起一个更加干净的世界。”

1937年12月，马尔根开始创作《孤独的人》，大约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于次年4月份脱稿，当时给这本书取的名字是《谈战争》。完稿之后，他曾与数家出版社联系，但是均遭拒绝；直至1939年3月，伦敦一家较小的出版社——塞尔文与

布劳恩特出版社才表示愿意考虑出版，不过同时向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修改书名，二是增加篇幅。出版社开列了三个书名供马尔根选择：《一个孤独的人》；《死里逃生》；《生存空间》。马尔根采纳了第一个建议，但勾去了英语中的冠词，于是书名变成了现在这样：《孤独的人》。同时，马尔根增写了现在书中的第二部分。1939年10月《孤独的人》正式出版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全面爆发，马尔根也已应征入伍。所以，《孤独的人》出版之后非但没有引起什么社会反响，而且连马尔根本人也很快将它置诸脑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马尔根最初被派驻爱尔兰，后来转战中东和希腊，官阶升至中校。在此期间，他曾根据战地见闻，写成一部通讯集：《经验报导》。1945年4月，欧洲战场的局势已经明朗，德国法西斯的彻底失败已经指日可待。马尔根这时奉命从希腊飞往埃及开罗述职。照理，这个时刻对他来说应该是英雄凯旋归来的时刻，也是他实现“从废墟上建起一个更干净的世界”这一愿望的时刻，但是却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悲剧：他抵达开罗不久，竟于1945年4月25日服毒自杀。马尔根的死，始终是个令人困惑不解的谜。尽管他本人在遗书中声称自己确信已经患上食道癌，然而根据曾和他一起在希腊作战的军医回忆，他以前从未为此找过医生，而且事实上他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看来，还有另外一种推测

更加合乎情理。德军从希腊撤退之后，马尔根曾被指派处理在战争中因与盟军合作而遭杀害的游击战士家属的抚恤工作，因此他亲身体验了战争对这些善良的人所造成的种种不幸，这对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件极难忍受的事。对于这一说法，虽然难以证实，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这与《孤独的人》所反映的主题思想——战争固然残酷，但是和平时期的现实甚至更加残酷，在很大程度上不谋而合，有着共同之处。

上面提到，《孤独的人》出版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因此很快就湮没在战争的隆隆炮声之中，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十年之后，当人们从战争的梦魇中渐渐甦醒过来时，终于重新发现了这部已经蒙上时代灰尘的小说，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认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1949年，新西兰当时最大的出版社朗曼·保罗出版社首次重印了《孤独的人》。不仅如此，1960年至今，几乎每年都要重印再版。今天，《孤独的人》已被公认为第一部真正的新西兰小说，常与简·曼德尔写的《一条新西兰河的故事》一起，被列为新西兰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同时也是新西兰一些中学和大学的必读教材。

《孤独的人》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兵约翰逊的故事。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约翰逊满怀希望从英国来到传说中既美丽又富饶的新

西兰，但是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与挣扎，结果依然一无所获，甚至无法生存，最后被迫逃离新西兰，重又回到英国；第二部分以英国农村为背景，描写约翰逊继续为求生而艰苦奋斗，直至最后随国际纵队投身于西班牙反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内战。就情节而言，《孤独的人》可以说是一部情节相当简单的小说，它既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引人入胜的悬念，也没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书中的主人公约翰逊是个极普通的人物，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形象，也缺乏复杂动人的心理活动。那么，《孤独的人》为什么能够征服新西兰人的心，而被誉为新西兰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呢？

早在1642年，荷兰航海家塔斯曼就曾登上过新西兰的土地，但是新西兰真正引起欧洲人的注意，还是在英国人詹姆斯·库克重新发现南太平洋的这两个小岛之后。1777年，英国开始向新西兰移民。1840年，英国血腥镇压了土著毛利人的反抗，在那里正式建立了殖民统治。此后新西兰就成了向英国提供廉价食品、牲畜和羊毛的大农场，而新西兰也越来越依赖英国的市场。在政治上，新西兰虽然在1907年便宣告独立，取得了自治领的地位，但实际上它的内政和外交依然唯英国马首是瞻。新西兰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出自对宗主国的“忠孝”之心，结果给新西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英国的这种依赖心理

和盲目崇拜，也明显地反映在新西兰的文学创作中。长期以来，新西兰的作家存在着一种强烈的自卑心理，他们一向以英国文学传统为正宗，只知亦步亦趋地模仿效法，而极少创新之意。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新西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相对平静的环境，新西兰的中产阶级文人又有一种怡然自得的优越感。这两种心理状态看上去似乎相互矛盾，造成的后果却是一样的：田园牧歌式的平庸之作充斥文坛，反映新西兰现实的严肃作品则是凤毛麟角。

我们说《孤独的人》在新西兰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在于这部作品通过约翰逊的经历，无情地揭露了新西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个历史时期的严酷现实，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造成这一严酷现实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世界满目疮痍，处于严重的经济萧条之中，新西兰却被认为是“世外桃源”，“上帝自己的国度”。约翰逊满怀希望，来到这个“富庶而美丽”的小国。但是，当他踏上这片国土之后，所见所闻却是另一番景象。他在街头遇到的是眉眼之间已经有了皱纹的有病妓女，报纸上看到的是阵亡士兵的寡妇的求职启事，旅馆和酒吧间里听到的是土地价格飞涨、农民纷纷破产。后来他离开城市，来到农村，而农村的情况更加严酷，更加悲惨。经济萧条笼罩新西兰的时间虽然比欧洲晚一些，但是这个“上帝自己

的国度”毕竟同样难逃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所带来的厄运。约翰逊这时已沦落到救济营里依靠救济为生，过着比战争时期更加难以忍受的非人生活。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约翰逊参加了奥克兰的大骚乱。

描写奥克兰大骚乱的那一章是全书的第一个高潮，也是全书写得最惊心动魄的一章。通过这一章的描写，马尔根集中地反映了他在“楔子”里通过故事叙述人与约翰逊的一段对话所点明的主题：

“如果你想见识一下战争，你随时都可以看到战争，”约翰逊说。“今天，世界上到处都在进行战争。”

.....

“什么是和平？”

“战争之间的那段间歇。”

“情况更糟？”

“情况更真实。”

马尔根之所以能够把这一章写得那么成功，其原因在于这场骚乱是新西兰历史上真真实实发生过的重大事件，而马尔根本人又曾亲眼目睹这一惨案的发生；这一事件之所以集中地反映了《孤独的人》的主题，因为它本身就是新西兰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和总爆发。

小说的另一个高潮也是以暴力事件形式出现的，那就是斯坦宁的死。虽然这两次暴力事件有

着许多不同之处——一个发生在新西兰最大的工业城市奥克兰，一个发生在偏远的农村；一个表现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政权之间的大规模激烈冲突，一个则是男女私情引发的生死格斗——但是，它们又都同样是新西兰严酷生活现实所造成的恶果，是正常人性遭到压抑和扭曲的反映。约翰逊与斯坦宁妻子鲁娅偷情，不是爱情使然，而是象约翰逊后来向彼得森说的那样：“这是因为在农场上一天到晚干活造成的，只有我们三个人，再加上什么钱也赚不到。一点办法也没有。除了没完没了地苦干之外，别的什么事也没有。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一直在想农场上的那段生活。简直不是人过的生活。”事实上，约翰逊由于物质生活的艰难而造成的这种精神上的孤独感，也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弥漫整个新西兰的一种时代病。马尔根在小说里对这种时代病有过一段概括性的描写：“约翰逊能够感觉到这个国家的性情正在发生变化。这个国家以前一直福星高照，只要你身强力壮，就可以浪迹天涯，照样住得好，吃得好，而且人人都是你的朋友，虽然态度生硬，不那么彬彬有礼。如果你在偏僻地区的公路上流浪，不论你在哪儿停下，都会有人招待你吃饭住宿。如今世道变了，情况也跟着变了，人的脾气变得烦躁不安，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戒心，一个个都变得沉默寡言，冷淡小器。看着这些变化，叫人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战争的阴影和孤独的气氛，即使

不能代表新西兰的全部历史真相，至少也是新西兰在两次大战期间的真实写照。

《孤独的人》的意义与价值还在于它在新西兰文学圣坛上首次塑造了约翰逊这样一个普通人的形象。他的名字是最普通的名字；他的外貌也是最普通的外貌：“他身材不高不矮，皮肤因为风吹日晒，棕褐色里透着黝黑，他的脸是一张普普通通的圆脸，长着一张大嘴，一副坚硬牙齿上沾着烟叶留下的黄垢。”他和大多数早期移民一样，怀着求生的欲望来到这个传说中“既富庶又美丽”的乐土。他没有任何奢望，只求温饱，只求能够自由地生活，“想在哪儿干活就到哪儿干活。”总之，这是一个以往新西兰文学作品中未曾出现过的陌生形象，却又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遇到的熟悉形象。这个形象貌似平常，却是马尔根刻意追求的目标。因为，正如《约翰·马尔根评传》作者保罗·戴伊所说，促使马尔根创作《孤独的人》的动机，“是对社会进程的关心，而不是对个性的兴趣。这本书的真正主题不是约翰逊本人，而是他所经历的生活。”也就是说，作者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约翰逊这个形象表现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现实——新西兰下层人民为求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其艰难与残酷的程度并不亚于真枪实弹的战争；如果象约翰逊那样一个温顺勤劳、只求温饱的人也被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那么，这个社会“必定是出了毛病”。

但是，约翰逊这个形象的意义又不仅仅局限于反映那个时代的严酷现实，他同时也凝聚着普通新西兰人的许多优秀品质，体现着马尔根的希望。约翰逊虽然缺乏进行深刻哲理思维的能力，但是由于生活的磨练，却不乏谋求生存的智慧；他虽然不善言词，表情冷漠，但在那场大骚乱中却能挺身而出，甘冒生命危险救助自己的同伴；他虽然温和恭顺，但却具有惊人的坚韧精神——约翰逊在丛林中的那段逃亡经历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正象马尔根在《经验报导》中写的那样，“这个时期生产出这样的人，也许是新西兰的必然命运。那个遥远小国的一切优美事物，都凝聚在他们的身上——阳光与力量，理智与耐心，还有讲求实际的人所具备的高度适应能力。”更加重要的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马尔根让他的主人公参加了国际纵队，投身到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中去，这不但体现了一个普通人的思想觉悟，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于未来的信心与期望。

楔 子

我遇见约翰逊是在布列塔尼^①一个经常出现在画家笔下的小渔村的码头上。我之所以和他攀谈起来，起初是因为我们都说英语，后来则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都来自同一个国家——并不是英格兰。我们望着挂在渔船上晒太阳的蓝色渔网、穿着红色斜纹布工作服的水手和渔船上的红褐色船帆，闻着四处弥漫的浓烈的鱼腥味，在那里谈了一会儿，然后一起去波尔多餐馆吃饭。餐馆里挤满了人，是一群乘着一辆大客车从别的什么地方来的人。除了靠边的一两个座位之外，他们差不多把所有的座位都占了，所以我们一下子很难叫到饭菜，就连别人说话也很难听得清楚。不过我们横竖没有急事，因此也就坐下吃起了对虾，一面喝着廉价红酒。没过一会儿，我们谈起了战争。

我还是先把这位约翰逊介绍一下吧。他那时刚离开西班牙不久。这是一两年前的事情了，属于一个不同的时代。他那时在休假，假期结束之

①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半岛。——译注

后还要回到西班牙去。他身材不高不矮，皮肤因为风吹日晒，棕褐色里透着黝黑。他的脸是一张普普通通的圆脸，长着一张大嘴巴，一副坚硬牙齿上沾着烟叶留下的黄垢。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头上没戴帽子。至于眼睛，可能是灰色，也可能是绿色。那时我对那场战争很感兴趣，也可以说对所有的战争都感兴趣，因此竭力怂恿他谈战争，但是他不愿多谈。他说：

“关于战争已经谈得够多了。”

我等了一会儿。餐馆里的嘈杂声非但没有减少，相反变得更糟。他们把对虾收去之后，送来了牛肉，又送来一瓶酒。

“如果你想见识一下战争，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约翰逊说。“现在，世界上到处都有战争。不过几年之前，那时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候，战争是老年人说的故事，是大家围在火炉旁闲聊的话题。”

“你参加过大战，”我说。“跟我谈谈大战的情况吧。”

“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战争，”约翰逊说，“但是我没办法跟你谈。”

“你不愿意谈？”

“即使愿意，我也没办法谈。战争不比别的事。不亲眼目睹，是不会理解的。即使亲眼目睹，也可能还是不会理解。”

虽然我们坐了一会儿之后餐馆里已经渐渐平

静下来，但是依然又热又闷，烟草散发出的烟雾里掺杂着鱼腥气和油腻气。

“我没办法跟你谈战争，”约翰逊说。“它跟别的事情并没有多大差别。我倒是能告诉你一些有关和平的更糟的事。”

“什么是和平？”

“战争之间的那段间歇。”

“情况更糟？”

“情况更真实。”

我不想起身，很想听听，所以就对他说：“那就跟我谈谈和平吧。”